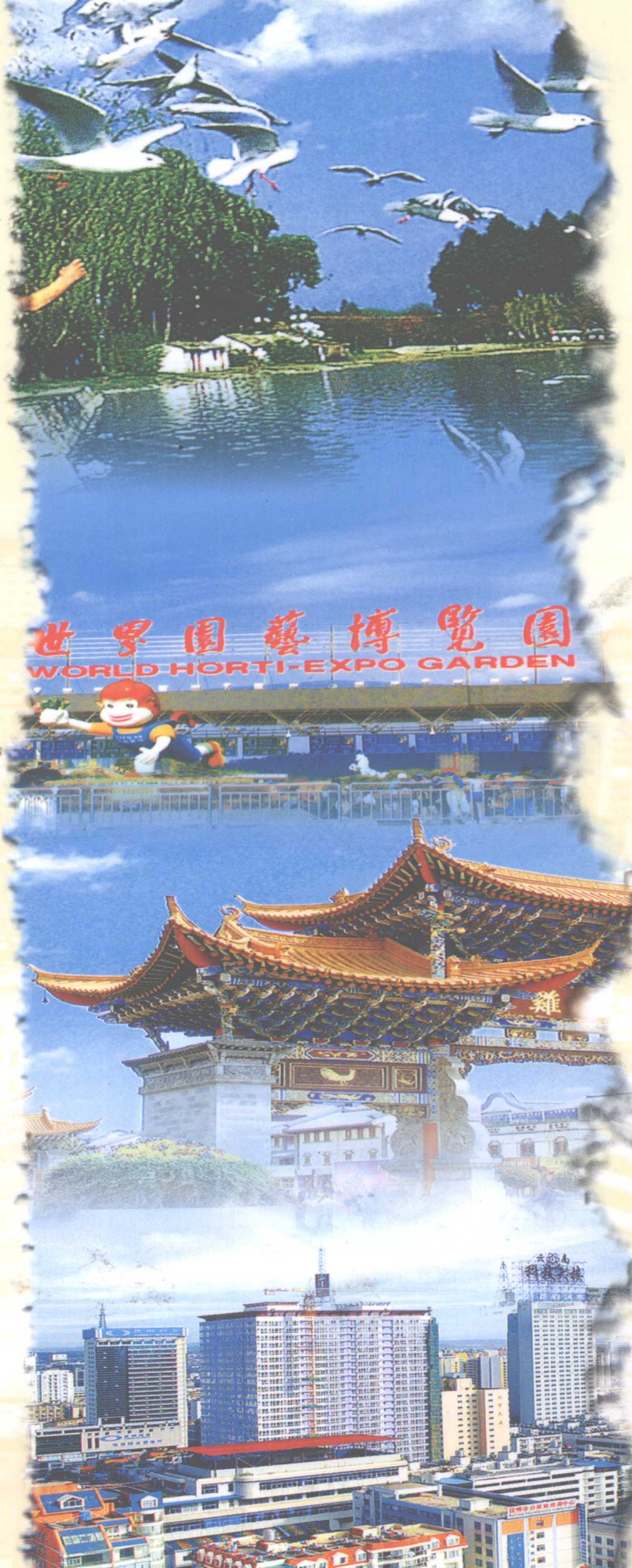


口述昆明

第二辑

李金杰

主编 厉忠教
副主编 杨万河 张光福 杨宇白



云南民族出版社



口述昆明

第二辑

主 编 厉忠教

副主编 杨万河 张光福 杨宇白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述昆明.第2辑/厉忠教,杨宇白编.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67-4320-5

I. 口… II. ①厉…②杨… III. ①昆明市-地方史②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昆明市-1978~2008 IV. K2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750 号

责任编辑	岩 化
特约校对	张秀芬
装帧设计	杨宇白 陈连全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66.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320-5/K·1139

前言

1

前言

今天，口述历史资料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口述历史资料，可以丰富历史档案的内容，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可以提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比较生动地再现历史；可以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复杂过程；可以保存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观点。这不仅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宣传教育也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昆明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亲历者珍贵的回忆资料，用以存史、资政、育人，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组织编纂《口述昆明》口述史资料丛书，全面征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昆明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口述资料。

本书是《口述昆明》口述史资料丛书第二辑。主要内容是1978年以来昆明的发展变化。

一个城市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历史的波澜壮阔并非来自华丽的辞藻，而是来自于伟大的历史转折及其过程中的精彩片段。30年来，春城昆明不知有多少繁星般闪耀的光辉和骄傲，不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以及其所包含着的责任、汗水、智慧与勇气。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讴歌和展示改革开放30年来昆明取得的巨大变化和成就，展望未来美好的前景，我们决定把《口述昆明》（第二辑）编辑成“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专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昆明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昆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今天，当我们翻开那一幕幕略微泛黄的历史记忆，重新走进那平凡之中见证不平凡的历史岁月时，我们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春城昆明这块活跃而富有生机的土地，到处闪耀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光芒。改革开放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昆明城市、农村、社会的面貌，这段难忘的历史岁月也将幸福的记忆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底。昆明30年巨变的一步，一步步，一幕幕，我们不会忘记！因为那是

我们昆明人自己走过的历程。时光在记忆中一年年地流淌。《口述昆明》（第二辑）中的作者，他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都围绕着记忆展开。让亲历者来还原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生动地转述历史。《口述昆明》（第二辑）将和你一起记录下这些即将消失的珍贵的“声音”，留住我们昆明珍贵的历史。其实，时间是冲淡不了历史的，没有任何东西挡得住时空的斗转星移，那些早已逝去的事情，激情燃烧的岁月，将在作者们的叙述中回到现实。

让作者真实地讲述 30 年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因为注重了历史细节，不过多讲究文法，不故作修饰“穿衣戴帽”的溢美之词，整个文章的风格也就文如其人，朴实而憨厚，最后留下的也就成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口述昆明》（第二辑）依然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作为编辑，我们也就感到由衷的欣慰了。

目 录

MU LU

目

录

亲历·感受

感受东川	晓 雪 (1)
大地上的事情	
——“铜都”东川写意	汤世杰 (5)
交三桥	张昆华 (12)
新城旧事	张昆华 (16)
聂耳始终之地	张昆华 (26)
花红洞不为人知的纪念碑	李霁宇 (34)
杨家村的爱	李霁宇 (38)
小水井的歌声	李霁宇 (41)
云龙出山 水济昆明	李霁宇 (45)
昆明是天高地远之诗	张庆国 (50)
寻找阿诗玛	阿 芒 (55)
与鲜花一同盛开的村庄	阿 芒 (59)
春城四季	楼 琳 (66)
翠湖边抢煤记	车 凯 (73)
看电视的故事	楚 云 (76)
昆明,你长大了	李国庆 (78)
青年路 30 年的变迁	郎维英 (81)
见证青年路三十年	屈维丽 (83)

我与呈贡	陈约红 (86)
我与改革开放同行	聂东丽 (91)

从解放思想的历程看昆明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变化

.....	厉忠教 (93)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构建和谐昆明	杨万河 (99)
昆明, 再续辉煌 30 年	杨珊婕 (107)
改革开放三十年, 官渡区再续新辉煌	杨宇白 (115)
忆辉煌 看今朝	

——记西山区改革开放三十年	王云红 (125)
辉煌 30 年彰显安宁巨变	刘慧莉 (131)
富民县改革开放 30 年纪实	张惠芬 (140)
从东川的发展变化看改革创新的作用	詹应璋 (146)
宜良县改革开放 30 年的回顾与思考	李祥林 (152)
继往开来创新功 寻甸山河换新颜	

——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	马东和 (158)
三十年沧桑巨变话石林	李卫萍 (160)
鲜花盛开的地方	杨春富 (168)
改革开放引领五华经济快速发展	李志强 (176)
改革开放 30 年, 禄劝在巨变中继续前行	杨秀珍 (189)
坚持以人为本 发扬人道主义	

——五华区残疾人事业在改革中加快发展	
..... 昆明市五华区残疾人联合会	(198)
抚今追昔信心百倍 牢记使命开创未来	易瑜 (205)
昆明市经济体制最初的九年改革	杨树群 (209)
春风化雨润春城 改革开放谱新篇	孙丹榜 (214)
三十年的历程 三十年的辉煌	
——记改革发展中的昆明市卫生学校	杨平 (221)
改革开放给呈贡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罗成 (225)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与新农村建设	李志宝 (231)

春满大地 百花绽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五华区文化事业飞速发展

..... 杨连国 (240)

铿锵足音

——晋宁县改革开放 30 年发展纪实

..... 段正祥 张学武 杨艳琼 黄丽萍 (247)

后 记 (260)

感受东川

1

晓 雪

感
受
东
川

来到东川，我时时感到震撼。

在不到 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 39 座海拔 4 000 米以上的高峰，座座雄伟神奇，峰峰耸入云霄。乌蒙最高峰“牯牛山”，在城东 9 公里，与城区海拔高差达 3 000 米，拔地而起，巍峨壮丽，气势磅礴。

出城北行 60 公里，便是金江大峡谷。金沙江在东川境内奔流 63 公里，两岸险峰对峙，悬崖绝壁如刀削斧切，弯曲的河道上险滩处处，滚滚大江，急流飞溅，惊涛拍岸。“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伟人对东川这一带的感受。

沿着九曲十八弯、使人心惊肉跳的盘山公路，我们到达蒋家沟“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研究站面对着世界上最壮观的泥石流堆积扇，172 条泥石流沟冲积成几十公里长的乱石荒滩。东川大桥河泥石流堆积扇，已经被勤劳勇敢的东川人改造成麦浪千顷的良田。小江流域的大峡谷，每年要突发五六次到十多次排山倒海的泥石流，实在无法改造，聪明的东川人便利用这弯曲漫长、崎岖不平的乱石荒滩，兴办“中国东川泥石流汽车越野赛”，一年一度，把困难变成动力，把灾害变成财富，让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许多勇敢者，都来这里开展使人惊心动魄的“汽车越野赛”，比试自己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越过重重险阻的坚强意志和拼搏精神。

高山大河藏珍奇，苍茫大地孕宝藏。古代东川人从马蹄踏亮的一块石头，发现了铜矿。他们用“火烧水泼”的原始方法炼出了第一块铜，写下了古滇青铜文明的第一章。《本草纲目》载：“白铜出云南。”《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堂琅因山得名，也出铅银白铜。”唐代以前东川称堂琅。史料和大量的出土文物都证明：东川人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就掌握了冶炼白铜的技术，比欧洲早了 1 300 多年！东川人口衔松油灯，手拿钎锤

镐，冶炼出成百吨、成千吨、成万吨的铜，铸造了古滇青铜文明的辉煌。西汉五铢钱、东汉“大黄布”（王莽篡位 79 天所用之铜币）和历代许多钱币都是用东川铜铸造的。清代乾隆至咸丰 133 年间，东川平均年产粗铜 8 000 吨。明清时期东川铜矿工有 10 万之众。清代 10 个铜币中东川铜铸的就有 7 个。因此乾隆皇帝曾御赐东川龙神庙矿“灵裕九寰”匾。云南各地先后出土的堂琅铜洗、铜鼓、铜扣饰以及滇王之印、牛虎铜案等等，都闪耀着东川铜文明灿烂的光彩。北京的龟鹤、贵州的黄钟、四川三星堆的许多塑像、武当的铜殿和 1915 年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的“斑铜菊花锅”等，都是东川铜铸就的艺术杰作。吴三桂用 250 吨东川铜，在昆明东郊铸造的金殿，前所未有，金碧辉煌，代表了古滇乃至华夏青铜文明的高峰，它当然也是东川人的血汗和劳动智慧的结晶。东川人以自己的艰苦劳动和突出贡献，为东川赢得了“天南铜都”的美名。

由于“天南铜都”的地位和重要性，早在明代，就有两湖、两广、四川、贵州的大量人口拥入东川，多数当矿工，也有许多人从事铜矿的采冶、经营、运输，铜商云集，铜业兴旺。清代、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来东川的人更多。这里除世居的汉族、彝族、布依族、回族外，你还可以听到北方和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以及全国许多地方的腔调，从哈尔滨到海南岛，从新疆、甘肃、宁夏到江西、福建、浙江，几乎全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人，都可以在东川碰到。他们中许多人已在东川安家好几代甚至十几代。因此，东川人是在各地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善于互相学习、乐于和谐共处，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和开明的智慧。他们身上有一种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敢于排除万难、勇于开拓创新的顽强精神。

从小在牯牛山下长大，童年时不怕凶猛的泥石流，经常去小江边“摸鱼游泳”，“在布满碎石的铁路上飞奔”去撵火车的东川小伙张丰毅，立志当电影演员，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先赶到成都，到成都的时候人招满了，听说西安还在招考”，“就风风火火地往西安赶，到西安时报考刚刚结束。这可怎么办？”他不灰心，“听说北京还有机会”，又立即赶到北京，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现在他已成为全国观众都很熟悉的影视明星，成为故乡东川的“形象大使”。他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充满信心、抓住机遇、努力奋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正是从父辈身上传下来的可贵的东川精神。

过去砍 100 吨木柴，烧成 10 吨木炭，才够炼 1 吨铜。现在由于资源枯竭，东川区历史包袱沉重，一度失业率高达 40%。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东川的经济社会难题，2004年4月13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建立东川再就业特区，给予特殊优惠政策，10年内前5年税收全免，后5年优惠递减。如今许多外地企业纷纷到东川投资，东川人自己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重新开始艰苦创业，大批下岗工人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昔日的铜都又重新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

建于1959年的东川市水泥厂，从1997年开始，连续7年亏损。2003年3月，东川汉子姜红星临危受命，挑起了党委书记、厂长的重任，把东川水泥改为滇北建材公司。在短短4年时间里，姜红星以现代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and 严于律己的人格魅力，带领全体员工锐意改革顽强拼搏，迅速扭亏为盈。改制重组的2003年，即实现利润99.95万元，2004年销售水泥12.6万吨，实现利润180万元。滇北建材公司因此获得了云南省建材质量管理活动先进企业，2003、2004年度中国诚信企业示范单位，2004年昆明市“质量效益型”优秀企业等等殊荣，滇北建材公司生产的“铜都牌”水泥被授予中国西部知名品牌，姜红星也获得了“昆明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称号。

我们来到汤丹矿区参观。老矿区的资源枯竭了，又发现新的铜、磷、铁、金等矿藏。我们乘坐运矿车，进入云铜集团金山矿业公司下属汤丹公司的一个矿洞，在巷道中车行3公里后，又下车步行2公里，走到巷道尽头，钻机轰鸣，粉尘飞扬，矿工们正在向更深的地层掘进。我们先后游览了红土地镇（由新田、法者两乡合并）的锦绣园、花石头、乐谱凹和沿途的红土地梯田景观，认识了红土地旅游接待中心的唐正国、王有芬夫妇。唐是退伍军人，他的妻子是普通农妇。他们2003年建起了这个旅游接待中心，每年逐步扩建，现已拥有可以接待50人的简易客房和标准间客房。由于来看红土地的海内外游客越来越多，小小的接待中心经常爆满。与我们交谈时，唐正国正接电话，说一个台湾摄影家组成的团队下午要来。王有芬因此被评为全镇十大杰出新型农民之一。她家的年收入约100万元。她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家已经不少，有的还办起小型火腿加工厂，大家都在努力奔小康。

东川凭借“零税区”优惠政策正逐步实现城市转型，大力发展了以铜、磷、铁等金属为主的重化工产业支柱，在新昆明经济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东川区委、区政府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他们想到东川五年、十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于是不久前又大胆地提出了“两省四地”区域合作、构建“金沙江下游经济圈”的设想，并与昆明日报联合在昆明召开了“金沙江下游经济圈理论研讨会”。金沙江区域沙电、矿产资源

极为丰富，按照规划，国家将投资 6 000 亿元在金沙江流域建 14 个梯级电站，目前已列入国家滚动开发规划的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四大电站，总装机容量相当于两个“三峡”的发电规模。位于金沙江南岸的东川将成为梯级电能开发工程的重要服务基地，成为连通滇中经济区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作为昆明唯一的内河航运良港、金沙江畔的桥头堡和由滇入川大通道上的重要驿站，东川在两省（川、滇）四地（东川、昭通、攀枝花、凉山）区域合作中与各地一道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未来。

大地上的事情

——“铜都”东川写意

汤世杰

大
地
上
的
事
情

—

寻常风物其实最难看清看透，小到一张纸片，大至一方土地，都一样。摸爬滚打活个七老八十，没准儿倒能看透些什么，世情人生、功名利禄甚而生命，皆可视若轻烟一眼看穿，想看透一片大地就难。总以为自己看清了看透了，其实看到的都是表皮，未必看清了内里。

都说东川“红土地”美，这话我当然信。大地从来都美，且是真美，大美，美得朴实，也本质。说山美、水美，说的正是大地之美。世上风景万千，真让人惊艳的往往并非山水，倒是大地本身。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小桥流水，茅舍桃花，再怎么让人流连忘返的风光风景，也无非大地随心点染的小品，随手那么一丢便成了名山大川，却说来道去都离不开大地：泰山、黄山、庐山、华山，巍巍珠峰莽莽昆仑，唯大地是它的根底，离了大地的支撑，不过一堆寻常土堆山包；长江、黄河、金沙、澜沧，滔滔大江浩浩水流，皆以大地做它的产床，少了大地的补给，怕早就成了一湾发臭死水。至于森森林莽伟哉壮哉，艳艳百花巧兮倩兮，也全凭大地给它营养，给它色彩。大地以真美大美成就了无数小美、巧美，自己倒深藏在下面，躲在后面，轻易不露真容。平时谁见过土地本身自成风景的呢？北方虽说有黄土地、黑土地，也笼统含混，大而化之，意指那片土地的广阔肥沃，难说是什么风景，况也从没个具体的地点被叫做黄土地或黑土地。南方山高水长，分割剧烈，倘以颜色命名，则到处都有红土，即便广西自称红土地，云贵高原也叫红土高原，倒从没听说哪里叫红土地的风景；何况说来说去，那终究还不是土地自身。

大地，永远藏在风景背后，藏在山水背后。

——在东川，面对“红土地”整整一上午的沉思默想，感慨便悄然而至，汹涌袭来。正秋末初冬，肃杀冬日眼看临近，秋山的斑斓秋水的莹澈怎么都该是凋零落幕的时候，山里的阳光倒依然灿烂如金；尽管风到底有点儿刚劲尖厉了，刀片似地猛然砍来，脸上仿佛立马就削去一层皮，生生地疼，还直往身子里钻，让人近乎赤裸着身子，空荡荡地没着没落；心里倒怎么都热烘烘的——大地到底是热的。

真惊异大地竟那般丰润艳丽，那般朴实美丽。虽说那是庄稼的颜色，也无妨看做是大地的颜色——秋末初冬的大地，一些庄稼收割了，下一茬作物还未及播种，大地坦然地裸露在蓝天之下。一片刚刚翻耕过的坡地耀眼地赤红着，湿润酥糯，几位农人正在播种，脸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耀。眼前四围青山中的平坝斜坡，便以那大块面的褐红为基色，点缀些青稞的焦黄，荞子的粉红，油菜花的翠白，土豆花的淡紫，“大地之美”便在随心的点染铺陈下呼之欲出。没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大地，竟有如此豪壮的景致，竟有几人留意过？人真愚笨，倒把那些偶尔的、些许的赞叹，轻易地悉数给了那些小摆设小点染。细想那样的尴尬，就像颁奖时搞错了人，把金杯给了球童，把银杯给了边裁。

大地上的事情难道就是这样？

二

那天起个绝早，欲赶早去欣赏“红土地”的晨景霞光，结果到底误了时辰。一路上，捷足先登者的车正一辆辆飞一般往县城开，人家早收工了，斜扫过来的目光显见有几丝讥讽：哈，这些贪床的家伙，怎么睡到现在才来哦？到那里一看，预想中晨空的斑斓霞彩大地的浓淡光影早不见踪影，剩下几位摄影家，也在打点行装准备“撤退”；一间权充乡间旅舍的农家院里，十多台架好的“大炮筒”兀自肃立，享受着清晨的清冷孤寂——拍照的最佳时辰已然过去，只待傍晚的霞光或翌日的黎明。都说时代追求的是快，艺术讲究的是慢，其实未必：听说那些肩扛“长枪”“短炮”，专意赶来拍“红土地”的摄影家们，装备精良，近乎“武装”到牙齿，不是披风沐雨苦苦在“红土地”一守便是多日，便索性夜半起身，顶着星光月色百里驱车，脸不洗饭不吃，饿着肚子赶在日出之前便已到达，慌忙选位置机，占据有利地形，辛苦归辛苦，妙手偶得一二佳作，便足慰平生。

说几个摄影发烧友“发现”了“红土地”未免唐突。我的遗憾在不

止于那天的“迟到”，倒在与一片土地的邂逅，竟然整整晚了几十年！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便听说如今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画家丁绍光，曾带着他的艺术学子们，前来“红土地”一带写生作画——没准儿他那些云南重彩画里，有几笔就凝着从“红土地”借来的色彩。其时，经费拮据的艺术学子甚至住不起几毛钱一天的旅馆，我的朋友，时在东川火车站做事的和中孚便设法为丁先生和他的学生安排住处，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年的友情——与其说那是人与人的相知，不如说那是人与大地的相遇。可到了丁绍光也没敢说“红土地”是他“发现”的，和中孚就更不敢说。其实，真发现“红土地”的，既不是几个摄影家，也不是那些艺术学子，倒是世代居于此耕于此的农人，是他们古老的犁耙带锈的锄头，沧桑的目光长茧的脚板，浊重的汗滴滚烫的泪珠，热辣的期盼冰凉的忧伤。当一拨拨摄影家一批批游人蜂拥而至时，农人倒都躲进了家里——就像大地。他们笑看着疯疯颠颠的城里人如何东奔西窜，咋咋呼呼。不就是几片地吗？那是他们亲手开出来的，怎么就成了风景？他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祖祖辈辈都这么种，种着种着就种出了那片“红土地”。

——大地上的事情就这样，大地上的东川就这样。

怎么看，东川诱人的都是大地：有山有水有平坝，样样地貌俱全：山是乌蒙山，水是金沙水；有金有铜有铅锌，种种金属皆备：金是聚宝盆，铜是硬通货。甚至东川的大号、雅号也尽皆与大地有关：名字里的“川”，地底下的铜，铜都里的铜，震惊世界的泥石流博物馆，都在大地。在东川逛来逛去，走到哪儿，感受到的都是大地的魅惑与炫耀，无论崇高与深邃，壮阔与逼仄，奔腾与宁静，艰辛与快乐，慨叹与惋惜，都是拜大地所赐。而一片大地的发现，从来都来自人类为生存繁衍进行的生产与经济活动。“红土地”是这样，东川也是这样。艺术家也好，政治家也好，最好别往这事儿上凑，去出这种无厘头的风头。

三

说起来尽管我们也真去晚了些，没赶上清晨的柔和光影，却苍天照看大地有灵，旋即薄雾轻拂，纱幔初开，顷刻间那森黑着的乌蒙山中段，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山岭，竟将斑斑澜澜的七彩色块一应捧出——好一个“红土地”，那种精致的随意胡乱的潇洒，考究得像英国名瓷，清雅得如斗方小品，大气又见雅趣，实堪把玩！大地上，这里那里，那些成条

成片成簇成堆的色块，或浑圆如梦，或纤细如眉；或回环荡漾，层层叠叠如涟漪初漾，或修长飘逸，柔柔美美若柳叶轻颦；或曲线婀娜如美人身姿，或身心宁谧若幼婴体态——尽皆美轮美奂，让人看一眼心都会醉。于是顿悟，心想，哦，原来云霞尚未远去，不过是平明即起，在半空张挂得累了，已然纷纷飘落山岭，想稍事歇息一会儿。如此，我们看到的，便不止是摄影家看过的残山剩水，倒是一片簇新的景致了。天晴得正好，云彩堆垒如花，蓝天幽碧似海。油性的阳光洒在那片山上，多彩，鲜亮，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据说大地从来都是朴实的，低调的，宁静的，眼前那片土地倒怎么都让人惊艳。看着看着，总觉那些颜色尽管无语，其实倒都会说话。于是眼里看着的尽管只是那片“红土地”，心里想的倒怎么都是整个东川：昨天整整一天爬高下低，忽在地上忽在地下，转来转去都没离开过这片大地。说到底，“红土地”无非东川的一条注释，整个大地才是东川的正文。读书不能只读注释，想读透读懂，光读“红土地”不行，还得读正文——那么一想，事情就好玩多了。

比如，远天那一抹青灰色的云正迅疾游动，翻滚奔行，色泽、模样都像极了泥石流。泥石流当然不会流到天上，只在大地上、在峡谷里肆虐。位处地质学所谓深裂地带的东川大地，高差3 000多米，到处是陡上直下的险峰峻岭、深谷幽壑，破碎的岩石一遇大雨，泥石流便排山倒海横冲直撞而来。一个东川，竟堪称一座泥石流博物馆。想起个笑话：20世纪70年代一次泥石流爆发，通往东川的一座铁路隧道整个儿地被堵满堵死。其时我正在铁路工作，汇报险情者面如土色：不好了，一座隧道变成一节大香肠了！分局长脸一沉说：胡说八道！隧道怎么会变成香肠？那人说，整个隧道里都是泥巴和石头，那不还是一节大香肠吗？无非不是肉馅的。那以后多少人把乘火车去东川视为畏途——弄不好，没准儿就真成那节香肠里的肉馅了吧——玄！

主人似早已了然我们的心思，昨天一早便先领我们“沉”到江底，去领略小江湍急的蜿蜒泥石流铁灰的苍茫。车顺小江下行。初冬的江水已然清浅，倒依旧湍急。远看蒋家沟，每年几十上百次泥石流冲下来的千万吨泥石，早把河床填得满满当当，荒芜一片，不免暗自吃惊。那是多年前为写《土地诗篇》那本书，在小江下游第一次见到小江泥石流后的第二次。记得当时我的感觉只两个字：绝望。面对仿佛是史前的荒寂，除了绝望还能有什么？真不懂大地干吗把自己弄成那份悲惨模样？也不懂上帝干吗要玩那样恶作剧似的游戏？它在大地上干的这事可真不怎么样：既赐给东川一条直入金沙江的河流，又让那条河流着无尽的泥无尽

的沙和无尽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流着惊天动地的喧响、破坏和惊人的荒寂——看来，有时连上帝也忍不住疯狂！

但那毕竟也是大地。也就是那次，在被夏日太阳暴晒得滚烫的泥石流河滩上，一个种瓜农人的话，竟一扫我先前的绝望与颓唐，转而充满了希望。那个农人与大地的故事平实而又精彩：每年他都能在洪流到来前，在一块河滩地上种出几千斤西瓜。阳光慷慨，连同人的意志、智慧和坚韧，全都长进瓜里，又大又甜，当是世上最好吃的瓜。而昨天，一脚踏上每年发生几百次、已然凝固的泥石流河滩，心里还真有点儿发毛：万一它突然涌动起来，我还有命吗？东川朋友说，放心吧，没事！将信将疑，继续走，边走边听他讲泥石流的故事，走着走着倒踏实了：泥石流是上帝出给东川人的一道千古难题。为解这道难题，半个多世纪来，东川人奉献了他们的心智与汗水，如今竟有了一份精彩答案：不仅摸索出了一套治理泥石流的巧法良法，还让泥石流肆虐的小江河滩，献出了万顷良田，一座城市！东川人不知足，还要让泥石流为他们做事。连续三年的“昆明市东川汽车拉力赛”，赛场就选定在泥石流河滩。铁马雄风，百车争涌，其壮观与精彩当可想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泥石流，当然要吃泥石流。那样的赛事，让东川人又一次声名远扬：没有无用的大地，只有无用的人！即便上帝给的是怎么都让人心犯堵的泥石流，也要让它为新东川的崛起出一把力！

四

据说那正是东川陷入新一轮痛苦的时刻。曾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列入“重点保密”，连地图上也讳莫如深的东川，在新的年代，一下子成了所谓的“资源枯竭城市”。先前的矿务机构一朝“破产”，数十万产业工人便转眼陷入集体“下岗”的尴尬严峻，几乎个个都面临新的抉择。东川泥石流汽车拉力赛在那时举行，其中凝聚人心振奋士气的意味，似乎远胜过汽车拉力赛的紧张刺激：人生也好，城市也罢，或许都有遭遇“泥石流”的时候，怎么才能闯过那些难行的河滩？

带着这个疑问，那天离开蒋家沟，又去到矿区，乘一趟隆隆作响的矿车，去触摸矿洞古老的新生诱人的暗黑。小矿车咣当咣当，撞击声震耳欲聋，仿佛东川遭遇的那场体制之痛。3公里路程，一如行进了半个世纪，真不知黑暗何时才是尽头？终于下车步行，井然有序的矿洞整洁得让人吃惊。走在潮湿的矿洞里，前方有烟气涌来。顺口问身旁工友，现